

書叢小科百

學文代明

著博基錢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小科百

學 文 代 明

著 博 基 錢



編 主 五 雲 王



3 0663 2516 2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00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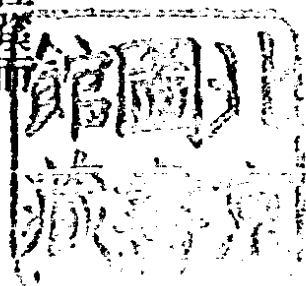
自序

自來論文章者，多侈譚漢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獨會稽李慈銘極言明人詩文，超絕宋元。恆墜而未有勘發。自我觀之：中國文學之有明，其如歐洲中世紀之有文藝復興乎？明太祖開基江淮，以逐胡元，還我河山，用夏變夷，右文稽古，士大夫爭自濯磨。而文則奧博排纂，力追秦漢，以矯歐蘇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劉基驊駘開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詩則雄邁高亮，出入漢魏盛唐，以捄宋詩之粗硬，革元風之纖濃；而高啓李東陽後先繼軌，以爲何李王李開山。曲則明太祖導揚高則誠琵琶一記，盡洗胡元古魯兀刺之風，而易之以南詞之纏綿頓挫。至八股文，則利祿之途，俗稱時文者也。然唐順之歸有光縱橫軼蕩，則以古文爲時文，力求返虛入渾，積健爲雄；雖與詩古文體氣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然則明文學者，實宋元文學之極王而厭，而漢魏盛唐之拔戟復振，彈古調以洗俗響，厭庸腐而求奧衍，體制儼別，歸趣無殊。此則僕師心自得，而明史序文苑傳者之所未及知也。顧論文者，則狃桐城家言之緒論，而亟稱歸氏，妄庸七子。不知明有何李之復古，以矯唐宋八家之平熟；猶唐有韓柳之復古，

自序

一

A 211696



以揅漢魏六朝之緝靡；有往必復，亦氣運之自然。明有唐順之，歸有光輩，振八家之墜緒，以與七子相撐拄；不過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與韓柳爲異，以揚六朝之頽波耳。而一代文章之正宗，固別有在也。又論者以錢謙益文爲穢爲雜，此亦拾桐城家之唾餘，而不免求全之毀。錢氏以明代文章鉅公，而冠遜清貳臣傳之首，人品自是可議。至於極推歐陽修，以爲真得太史公血脈，而下開歸氏；又翹歸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發其指。然後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歸氏以踵歐陽而闕太史公；姚鼐遂以歸氏上繼唐宋八家，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胥出錢氏之緒論，有以啓其塗轍也。特其爲文章，盛氣縟語，錯綜奇偶，七子之習，滴洗不盡。自與桐城之清眞雅澹，而得歸氏之潔適者異趣。然以視湘鄉曾國藩之爲文，從姚鼐入手，而益探源揚馬，複字單誼，雜廁其間，務爲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喟者，何必不與錢氏後先同符？錢氏從王李入，而不從王李出；湘鄉從姚氏入，而不從姚氏出；自出變化，以不殊暖於一先生之言，亦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世論不敢薄湘鄉，而務集謗於錢氏，多見其不知類也。此與以耳食者何以異？至於譚詩者，則多爲朱彝尊明詩綜所囿，而以錢氏列朝詩集爲口實。不知朱氏以明詩綜而詆列朝詩集，譬如蠹生於木，還食其木，何者？列朝詩

集，明詩綜之底本也；何焯嘗惡而揭發之，不過文人矜誕，好謗前輩耳。詩至晚明，鍾譚異軍別張，錢氏朱氏皆所不喜，竟陵遂爲謗府。而夷考其實，鍾譚之詩，蹊逕別開，斬以幽冷，挾七子之絢爛，而爲秀峭以矯公安之容易，詩道窮而必變，亦如肥魚大肉，饜飫之過，而不得不思菜羹也。其詩出入中晚唐郊島皮陸之間，么絃側調，亦有淵源，避熟就生，人自少見多怪耳。要之盛唐李杜，摹擬勢盡，厭故喜新，人情皆然。王士禎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何嘗不與鍾譚所選唐詩歸同指。而士禎詩爲秀麗疏朗，鍾譚出以幽深孤峭，皆欲以偏師制勝；或詆鍾譚格局未完，雕鐫愈工，不知真氣彌傷。然士禎縹渺取神，風華富有，亦病性情不真；而一尸亡國之大詬，一爲盛世之元音，豈非所遭之時有幸不幸耶！僕懷此久，未有以發；商務印書館主人屬爲撰論，用布所蓄，以俟論定。而讀四庫提要著錄明人詩文集，覩記所及，每有尋聲逐響之譚，并爲隨事舉正以著於篇。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三日，無錫錢基博。

目次

第一章 文.....一

第一節 總論.....一

第二節 楊維禎 宋濂(附張孟兼) 劉基(附王禕徐一夔胡翰蘇平仲等).....二

第三節 方孝孺(附解縉).....一〇

第四節 楊士奇(附楊榮黃淮金幼孜) 楊溥.....一三

第五節 李東陽(附邵寶).....一七

第六節 李夢陽 何景明(附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二〇

第七節 王守仁 楊慎.....二六

第八節 王世貞(附李攀龍) 宗臣(附吳國倫等).....三二

目次

第九節	王慎中 茅坤 唐順之 歸有光·····	三七
第十節	袁宏道(附徐渭袁宗道) 鍾惺 譚元春·····	五二
第十一節	錢謙益 艾南英(附羅玘)·····	六三
第十二節	張溥 陳子龍·····	六九
第二章	詩 附詞·····	七一
第一節	總論·····	七二
第二節	楊維禎(附貝瓊) 劉基 高啓(附楊基張羽徐賁袁凱林鴻等)·····	七四
第三節	李東陽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附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邊貢等) 楊慎(附高叔嗣華察皇甫沖等)·····	八一
第四節	李攀龍 王世貞 宗臣 謝榛(附徐中行吳國倫)·····	九二
第五節	袁宏道(附弟中道) 高攀龍·····	九六
第六節	鍾惺 譚元春(附程嘉燧陳繼儒) 陳子龍(附詞)·····	九九

第三章	曲	一〇四
-----	---	-----

第四章	八股文	一〇五
-----	-----	-----

第一節	總論	一〇五
-----	----	-----

第二節	黃子澄 姚廣孝(附于謙)	一〇九
-----	--------------	-----

第三節	唐順之(附王鏊) 歸有光(附胡友信)	一一三
-----	--------------------	-----

第四節	陳際泰 艾南英(附章世純羅萬藻邱義等)	一二七
-----	---------------------	-----



明代文學

第一章 文

第一節 總論

近代文學之有明，如近古文學之有唐；蓋承前代文學之極主而厭以別開風氣者也。明有何景明、李夢陽之復古，以矯唐宋八家之庸懦，猶唐有韓愈、柳宗元之復古，以抹漢魏六朝之縟靡。唐有裴度、段文昌等揚六朝之頹波，亦與明有唐順之、歸有光輩振八家之墜緒，髣髴相似。大抵宋元以來，文以平正雅馴爲宗，其究漸流於庸腐；庸腐之極，不得不變而求奧衍。何李之起，文以沈博奧峭爲尙，其極漸流於虛矯；虛矯之過，不得不返而求平實。一張一弛，蓋理勢之自然。然漢魏之聲，由此高論於後。

世，而與韓歐爭長；唐宋之文運，於是乎變遷流以至晚明。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擬東漢之芳華，旗鼓相當，亦斐有文。明文源流，大抵如此。今博考諸家之集，參以衆論，錄其著者。

第二節 楊維禎 宋濂 劉基

明太祖起自畎畝，開國文臣，首稱金華宋濂。字景濂，次則青田劉基，字伯溫。而會稽鐵崖楊維禎，字廉夫，獨以前朝老文學，厚幣安車，白衣宣至。白衣還，士論高之，有大名。詩擅一時之雄，號鐵崖體。其爲詩以奇譎兀稟，自闢町畦；而文則文從字順，演迤澄泓，傳有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附錄一卷。（四部叢刊景印江南圖書館藏鳴野山房鈔本）其中文二十八卷。維禎遨嬉同塵，而自謂無所浼於世。著竹夫人傳以見志曰：

夫人，竹氏，名茹，字珍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爲孤竹君之子曰智，諫武王伐紂，不聽，遂不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且死，以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年後，當有不食飲者爲吾女氏，以抹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鎖子婦之墮其節也。越若干世，爲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箴器，成將作匠之羅織；

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逸，亦如木偶氏。諄夫人者無姦斯分；而善之者，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雪之，以爲：「憩臂體膝，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青節，終恥屈身於人；鉛華眉黛，弗之御矣；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斥。而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污其潔。先是得長生久視術於羿娥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祕，當炎而出，方秋節遁去，或謂尸解，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夫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爲女仙。後人有見於葛陂者，與壺丈人同蛻去云。

其辭坦迤，絕無雕藻淫豔之態。顧名高而毀至。嘉定王彝至作文妖一篇以相詆誹，謂：「觀其文，以淫詞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王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奄然以自媚。」亦可謂毀出於不虞者矣！而觀維楨之爲鹿皮子文集序曰：「言有高而弗當，義有奧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况言龐而弗律，義淫而無軌者乎！」因歷舉唐人盧殷、李礎、樊紹述之言龐義淫，則亦非欲「以淫

詞話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王之道。』者也。然宋濂誌其墓，謂『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觀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光橫逸，奪人目睛。』一則亦過情之譽矣。要其志在力駕宋人而卒，未能力破宋人之藩籬，氣暢而詞適，亦不墮惡道。故與宋濂同其冲融清澹夷猶耳。惟維楨詞筆瘦拗，而濂則才章富健，則又不同。

元末文章以浦陽吳萊字立夫，浦江柳貫字道傳，金華黃潛字晉卿爲一朝之後勁。而濂初從萊學，又學於貫與潛，其授受具有源流。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下筆纒纒不能自休；及事明太祖，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每問宋先生無恙。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修元史，充總裁官，累官翰林院學士；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爲文章醇深演迤，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吳萊恃氣縱橫，筆情閎肆，論者謂他人患其淺陋，而萊獨患其宏博。濂則得法於萊，而以才多爲累，亦與同譏。惟萊雄嶄矯舉而失之矜張，濂則敷腴朗暢而不免冗蕪，顧筆力適足以自振，故不以冗蕪

爲病。傳有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間張潛刻本內分鑾坡集卽翰苑前集翰苑後集又翰苑續集翰苑別集芝園集芝園後集朝京藁）又宋文憲全集五十三卷，卷首四卷。（清嘉慶間嚴榮刻本）其爲竹溪逸民傳曰：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燁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尙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翳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潋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蒨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歎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鞠，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尙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疑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我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峯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

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洄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因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或以濂一代文宗，比之宋之有歐陽修，而文章實非其倫！歐陽態有餘妍，而出之容與閒易。濂則筆無剩肆，而好爲縱橫馳驟。歐裕於養，濂逞其才。劉基負氣甚豪，明太祖嘗以文學之臣爲問，基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其次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則太常丞臣孟兼。』孟兼，張氏，名丁，以字行，浦江人，傳有白石山房逸藁二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鈔本）其詩文溫雅清麗，而奇氣燁然，不可掩抑，亦以追蹤於濂，宜基有以亟稱之也！

英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然基鍊氣入道，而不爲濂之汎濫；又造辭欲潔，亦不如濂之曼衍。濂蛟騰鳳起，其文贍。基劍氣珠光，其辭嶄。清臣修明史基傳，稱：「基所爲文章，氣昌而奇；」奇則有之，昌非所尙。而四庫全書提要則曰：「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蔣潤注坡，雖皆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則有間矣。」此亦似是而非之論。其實濂閎放若有餘肆，差似雍容，未爲渾穆。而基則斂抑如恐絕塵，自中節度，豈欲飛騰。一肆一遒，其大較也。基博通古今，文章精卓；傳有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二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隆慶壬申刻本）又清乾隆丙子刻本。其中郁離子二卷，雜文六卷。而郁離子者，在元季屏居青田山時所著之書，發憤而有作，正名察治，託物取譬，以自命一家言者也。其辭曰：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食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千里馬篇）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則相與犄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犄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知之不如豺而已！」（魯般篇）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澣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靈丘丈人篇）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羣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歟？」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歟？」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

有開之其術窮矣！（瞽瞍篇）

擊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而奚其爭也！』（省敵篇）

辭譎而義貞，指小而喻大。其他九難放七發，適麗得枚乘之體；會稽山水諸記，幽秀有柳州之意；其音清越，殊勝濂也。義烏王樟字子充，與濂偕總裁修元史。太祖謂濂曰：『浙東人才，惟卿與王樟。才思之雄，樟不如卿。學問之博，卿不如樟。』傳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萬曆刊本）而濂爲之序，稱：『其文凡三變：初年所作，幅程廣而運化宏。壯年出遊之後，氣象益以沈雄。暨四十以後，乃渾然天成，條理不爽。』則亦服樟之深矣。樟嘗薦天台徐一夔字大章者同修元史。一夔不出，而有與樟論修史書，誦者稱其有鑒裁。傳有始豐藁十四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鈔配明初刻本）又濂鄉人胡翰字仲子，從吳萊學，與濂同門，其文亦爲黃潛柳貫所稱。傳有胡仲子集十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洪武刻本）其中文九卷，持論多切世用，文章與宋濂王樟相上下。而濂獨亟蘇蘇平仲，以爲不求似古人，而未嘗不似也。平仲，名伯衡，亦濂鄉人。濂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